

北京的树

肖复兴

老北京以前胡同和大街上没有树，树都在皇家的园林、寺庙或私家的花园里。故宫御花园里有号称北京龙槐之最的“蟠龙槐”，孔庙大成殿前尊称“触奸柏”的老柏树，潭柘寺里明代从印度移来的娑罗树，颐和园里的玉兰树……以至于天坛里那些众多的参天古树，莫不过如此。清诗里说，前门鞞路黄沙软，绿杨垂柳马缨花。那样街头有树的情景是极个别的，甚至我怀疑那仅仅是演绎。

北京有了街树，应该是民国初期朱启铃当政时引进了德国槐之后的事情。那之前，除了皇家园林，四合院里也是讲究种树的，大的院子里，可以种枣树、槐树、榆树、紫白丁香或西府海棠，再小的院子里，一般也要栽一棵石榴树，老北京有民谚：天棚鱼缸石榴树，先生肥狗胖丫头。这是老北京四合院里必不可少之硬件。但是，老北京的院子里，是不会种松柏树的，认为那是坟地里的树；也不会种柳树或杨树，认为杨柳不成材。所以，如果现在你到了四合院里看见这几类树，都是后栽上的，年头不会太长。

如今，到北京来，想看到真正的老树，除了皇家园林或古寺，就要到硕果仅存的老四合院了。

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里，还能够看到当年鲁迅先生住的补树书屋前那棵老槐树。那时，鲁迅写东西累了，常揣着蒲扇到那棵槐树下乘凉，“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蕊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”（《呐喊》自序）。那棵槐树现在还是虬干苍劲，枝叶参天，起码有一百多岁了。

在上斜街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里，还能够看到当年沈家本先生住在这里就有的那棵老皂荚树，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，真粗，树皮皴裂如沟壑纵横，枝干遒劲如龙蛇腾空而舞的样子，让人想起沈家本本人，这位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律大臣，我国法学奠基者的形象，和这棵皂荚树的形象是那样的吻合。据说，在整个北京城，这么又粗又老的皂荚树屈指可数。

在陕西巷的榆树大院，还能够看到一棵老榆树。当年，赛金花盖的怡香院，就在这棵老榆树前面，就是陈宗藩在《燕都丛考》里说“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榆树大院，光绪庚子时，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”的地方。之所以叫榆树大院，就因为有这棵老榆树，现在，站在当年赛金花住的房子的后窗边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榆树满树的绿叶葱茏，比赛金花青春常在，仪态万千。

西河沿 192 号，是原来的蒲仙会

馆，尽管早已经变成了大杂院，后搭建起的小房如蘑菇丛生，但院子里有棵老黑枣树，一直没舍得砍掉。在北京的四合院里，种马牙枣的枣树，有很多，但种这种黑枣树的很少。那年夏天，我专门到那里看它，它正开着一树的小黄花，落了一地的小黄花，真是漂亮。当然，我说的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
尽管山西街如今拆得仅剩剩下盲肠一段，但甲十三号的荀慧生故居还在。当年，荀慧生买下这座院子，自己特别喜欢种果树，亲手种有苹果、柿子、枣树、海棠、红果多株。到果子熟了的时候，会分送给梅兰芳等人。唯独那柿子熟透了不摘，一直到数九寒冬，来了客人，用竹梢头从树枝头打下那邦硬的柿子，请客人带冰碴儿吃下，老北京人管这叫做“喝了蜜”。如今，院子里只剩下两棵树，一棵便是曾经结下无数次“喝了蜜”的柿子树，一棵是枣树。去年秋天，我去那里，大门紧锁，进不去院子，在门外看不见那棵柿子树，只见枣树的枝条伸出墙头，枣星星点点，结得挺多的。老街坊告诉我，前两天，刚打过一次枣。

离荀慧生故居不远的西草厂街 88 号的萧长华的故居里，也有一棵枣树，比荀慧生院子的枣树年头还长。同荀慧生爱种果树一样，这棵枣树是萧长华先生亲手种的。

在北京四合院里，好像只有枣树有着这样强烈的生命力。因此，在北京的四合院里，枣树是种得最多的树种。小时候我住的四合院里，有三株老枣树，据说是前清时候就有的树，别称树龄不老，每年结出的枣依然很多，很甜。所谓青春依旧，在院子里树木中，大概独属枣树了。我们大院的那三株老枣树，起码活了一百多年，如果不是为了后来人们的住房改造砍掉了它们，起码现在还可以活着。如今，我们的大院拆迁之后建起了崭新的院落，灰瓦红柱绿窗，很漂亮，不过，没有那三株老枣树，院子的沧桑历史感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如今，北京城的绿化越来越漂亮，无论街道两侧，还是小区四围，种植树木品种越来越名目繁多，却很少见到种枣树的。人们对于树木的价值需求和审美标准，就这样变化着。老北京四合院的枣树，在这样被遗忘的失落中，便越发成为过往岁月里一种有些怅惘的回忆。

在我所见的这些树木中，最容易活的树是紫叶李，最难活的是合欢树，亦即前面所引清诗里说的马缨花。十多年前的夏天，我的孩子买房子时，看中便是小区里有一片合欢树，满眼

树毛茸茸猩红色的花朵，看得人赏心悦目。如今，那一片合欢树，只剩下六株苟延残喘。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离我家不远通往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右侧，种满合欢树，夏天一街茸茸粉花，云彩一般浮动在街的上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是全北京城最漂亮的一条街了。可惜，如今那条街上，已经一株合欢树也没有了。

在离宣武门不远的校场口头头条，那是一条很闹中取静的小胡同，在这条胡同的 47 号，是学者也是我们汇文中学的老学长吴晓铃先生的家。他家的小院里，有两株老合欢树，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。那年，我特意去那里，不是为拜访吴先生，因为吴先生已经仙逝，而是为看那两株合欢树。合欢树长得很高，探出墙外，毛茸茸的花影，斑斑点点地正辉映大门上一副吴先生手书的金文体的门联“弘文世无匹，大器善为师”。那花和这字，才如剑鞘相配，相得益彰。如诗如画，世上无匹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着了迷一般，像一个胡同串子，到处寻找老院子里硕果仅存的老树。都说树有年轮，树的历史最能见证北京四合院沧桑的历史。树的枝叶花朵和果实，最能见证北京四合院缤纷的生命。尤其是那些已经越来越少的老树，是老四合院的活化石。老院不会说话，老屋不会说话，迎风抖动的满树的树叶会说话呀。记得写过北京四合院专著邓云乡先生，有一章专门写“四合院的花木”。他格外注重四合院的花木，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，说京都十分春色，四合院的树占下了五分。他还说：“如果没有一棵盛开的海棠，榆叶梅，丁香……又如何能显示四合院中无边的春色呢？”



与波斯无关的波斯菊

陈喜儒

日本人把波斯菊叫秋樱。山口百惠唱过一首名为《秋樱》的歌，其中有一句歌词为：在风和日丽的小阳春，你是那样幽雅。冷不丁看到小阳春三个字，很可能误解为春天，其实，日语中的小阳春，是从中国原汁原味搬来的，是阴历十月的别称。

波斯菊原产墨西哥，菊科，一年生草本，株形高大，细枝疏朗潇洒。叶片井然有序，清爽高雅。环状花序，花姿柔美，楚楚动人。花期长，花色丰富，有红、白、粉、紫、黑等。种子黑亮细长，自行落地，自播能力极强，第二年会长出大量幼苗。花、叶均可入药，有清热化痰，补血通经、去瘀生新的功效，主治伤风感冒、腮腺炎、乳腺炎、眼痛手痛等病症。

名为波斯菊，其实与波斯毫无关系，其名来自希腊语 kosmos 音译，原意为秩序、和谐。日本人喜欢波斯菊，公园里常有成片的波斯菊，在蓝天碧空下，迎风招展，装点着五彩缤纷的秋天。

我小时候在老家种过这种花，但那时不知道它的洋名，只知道当地的土名叫扫帚梅。记得那年春天，爸爸在菜园的围墙，开了个东门，目的是拉柴草的车，进出方便，省得卸下柴草后，还得一点一点往柴垛抬。小户人家，进出的车马不多，车道也就成了闲置的土地。我心血来潮，用镐头在车道两侧各开了一道浅沟，不知从谁家要了一把扫帚梅的种子，撒了下去，盖了土后，还挑了两担水，浇了浇。没过几天，苗就出来了。可能种子撒得太多，把成片的土都顶了起来。

这种花很皮实，不用管它，就长得蓬蓬勃勃，密密麻麻，一人来高，像一堵墙。开花时，争先恐后，各展风采，而且一茬接一茬，仿佛有无穷精力，开不尽的花。越到秋天，花开得越热闹，越精神，越艳丽，直到下雪，它才精疲力竭，偃旗息鼓，枯萎凋零。

第二年春天，在车道两旁，出了许多幼苗，几乎把车道封死。那年波斯菊长得更高大粗壮，花开得更多更艳，密的地方，都进不去人，成为小县城的一片花海……

看到日本的波斯菊，我想起了故乡，童年，我的波斯菊，心中泛起浓浓的乡愁。我离开故乡四十多年了，那里还有成片的波斯菊吗？还叫扫帚梅吗？

最近，有媒体报道：因连续的高温，水葫芦提前在上海水域爆发，形成大片大片的“绿毯”；水务部门不得不准备实施紧急打捞，以确保河道畅通。这不由使我想起水葫芦昔日在沪郊曾是个宝，还被广泛地栽培。

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，我“上山下乡”来到崇明农场，带着“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”的豪气，努力掌握农活技巧，咬紧牙关埋头苦干。过了两年，由于工作表现好，被提拔为连队的“畜牧连长”，分管畜牧场。

这天清晨，我正为青饲料将断档而发愁，连早餐也吃不下。当地老农阿金伯悄然踱进办公室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现在，岛上时兴种水葫芦，这是出色的青饲料哦！它不需要占土地，利用水面就可以，而且长得很快。”我一听乐了：“这么好的东西，哪里搞得到呢？”阿金伯转身出门，熟练地套好牛车，招手道：“跟我到县城旁边的培植场去买！”

来到培植场，只见手扶拖拉机、牛车、板车早排起了长队。等轮到时，水葫芦已卖完。阿金伯挡着一辆刚要发动的手扶拖拉机，对熟悉的货主讲了个故事，对方勉强答应转让一些水葫芦。当我端详牛车上那绿得可爱的陌生物，发现那长长的根须才刚破土，肥厚而光滑的叶片直立，

水葫芦

朱少伟

叶柄中部以下膨大如球，马上便明白它为啥叫做水葫芦了。

赶着牛车返回畜牧场后，我立刻叫员工们一起种水葫芦。来到附近的小河边，阿金伯用竹竿横挡于两头，接着让大家稀疏而均匀地向河里抛下水葫芦。大约过了半个月，由于繁殖迅速的缘故，水面已长满水葫芦，简直就像铺上了一层翡翠；每棵水葫芦都开出一朵蓝紫色小花，在阳光下显得挺漂亮，而且凑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。于是，我别出心裁地挑选几棵花儿旺盛的水葫芦，栽在办公室门外的矮水缸里作为观赏植物，休息时总要瞧一会儿，觉得别有情趣。另外，我还曾把水葫芦叶片当作一种野菜，其滋味有点像小白菜，口感很脆，无论爆炒或汤煮，味道都挺不错的。

此后，员工们每隔十来天，就去

十多年过去了，曾经访过的那么多老树，说老实话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还都不是上述的那些树，而是一棵杜梨树。

那是十二年前的夏天，我是在紧靠着前门楼子的长巷头条的湖北会馆里，看到的这棵杜梨树，枝叶参天，高出院墙好多，密密的叶子摇晃着天空浮起一片浓郁的绿云，春天的时候，它会开满满一树白白的花朵，煞是明亮耀眼。虽然，在它的四周盖起了好多小厨房，本来轩豁的院子显得很狭窄，但人们还是给它留下了足够宽敞的空间。我知道，人口的膨胀，住房的困难，好多院子的那些好树和老树，都被无奈地砍掉，盖起了房子。前些年，刘恒的小说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，被改成电影，英文的名字叫做《屋里的树》，是讲没有舍得把院子的树砍掉，盖房子时把树盖进房子里面了。因此，可以看出湖北会馆里的人们没有把这棵杜梨树砍掉盖房子，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也是值得尊敬的事情。

那天，很巧，从杜梨树前的一间小屋里，走出来一位老太太，正是种这棵杜梨树的主人。她告诉我已经 87 岁，不到十岁搬进这院子来的时候，她种下了这棵杜梨树。也就是说，这棵杜梨树有将近 80 年的历史了。

那位老太太让我难忘，还在于她对我讲过这样一段话。是那我对她说您就不盼着拆迁住进楼房里去？起码楼里有空调，这夏天住在这大杂院里，多热呀！她警告我，对我说：你没住过四合院？然后，她指指那棵杜梨树，又说，哪个四合院里没有树？一棵树有多少树叶？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把扇子。只要有风，每一片树叶都把风给你扇过来了。老太太的这番话，我一直记得，我觉得她说得特别好。住在四合院里，晚上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乘凉，真的是每一片树叶都像是一把扇子，把小凉风给你吹了过来，自然风和空调里制造出来的风不一样。

日子过得飞快，十二年过去了。这十二年里，偶尔，我梨过那里，每次都忍不住会想起那位老太太。那棵杜梨树已经不在在了，我却希望老太太还能健在。如果在，她今年 99 岁，虚岁就整一百岁了。

笔会

浮生之一、之二 (油画) 章晋荔

小河边捞水葫芦，扳掉根须供猪食用。只要合理地在水面留下一些水葫芦，很快便会长满，这弥补了畜牧场青饲料的不足。到深秋，大家经过商量，在一个室内小水池里放入不少水葫芦，并用稻草盖得严严实实，希望能使之侥幸越冬，谁知最终还是都枯死了。我反反复复试过多次，一直未取得成功，往往只能在第二年再花钱去培植场买水葫芦来种。

那时，农场科技推广站的一位同志曾担忧地告诉我：水葫芦亦称凤眼莲、凤眼蓝，原产于南美洲，在池塘、水沟和田中均能生长，清代末期作为一种花卉引入我国长江流域，后来逐渐被作为猪饲料推广种植；水葫芦的每个花穗包含有数百粒种子，兼有性和无性两种繁殖方式，繁殖力极强，一株植物几个月便可繁殖二十多万株，如果听任它继续在各地大面积生长，将来恐怕会“物极必反”，后患无穷！想不到，他竟一语成谶，时隔多少年，水葫芦真的变成破坏环境的“绿魔”，被列为世界“十大害草”之一。

然而，我颇为疑惑的是：以前，畜牧场员工千方百计采取保暖措施，都无法让水葫芦平安越冬；如今，它无遮掩地待在露天却不怕冰霜，难道

护工们

护工是生活空间很窄的人群。他们不是医生护士患者，却长年而且日夜生活在病房里。我做了关节置换术，前后住院 27 天，接触了两位护工——小王、小邱。

小王胖乎乎的，扎个马尾辫，在脸上那个大酒窝太深，有点像个疤了。她乍看四十多，其实五十一了，大女儿已出嫁，小儿子重庆理工学院在读。儿子轻易不回家，老公在新疆打工，平时家里就她自己。

小王是重庆大医院的护工，待人略显傲慢，不轻易说笑，但她还是有经验的，第二天那么多术前检查，她在地形那么复杂、人那么多、到处要排轮子（排队）的各影像科室中推着车穿梭往返，经常要搞大半天检查，只费两个小时而已。

第三天术后，她向女婿提出，要每天 200 元。术后第二天要开始下地走，她抱我上床下床很费力，我夸她有力气，她高兴地说：“知道咱老王不是吃素的吧！”一高兴她就自称“老王”。

康复时转回了离家近的小医院。我跟护工小邱交情要深一些。不仅因为我住的日子多，更因为小邱爱说。她活泼，人也还清爽，一会儿唱一会儿跳舞的，我扶着助行器在走廊锻炼的时候，她就在旁边手舞足蹈，一看就是广场舞中人。她手机上有个群，朋友很多，每天互相调侃，发各种搞笑段子。

她做过几年铁路员工，两个人看一个小车站，大概是个乘降所。后来开过小理发店，店子倒闭后就提着袋子在街上给人理发。再后来眼睛有问题不宜理发了，又擦过 8 年皮鞋。她没考过驾照但开车送过货，曾翻车掉在沟里，她开过小面馆，送过外卖，在车库看过车，在银行做过保洁员，甚至在街道打过更，在巷子口喊（她学给我听）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！”还有几样工作，我记不住了。她每说一种，我都惊讶她“还会这个！”她淡淡地说“生活所迫呀”。

她有过的两个老公，都离了。生过一儿两女，现在身边有个女儿女婿，还有个 8 岁的外孙。女儿待她很好。时常煮玉米做菜送来。另外一儿一女在河南。她特满意儿子的工作，几次告诉我：“在国家电建部！”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单位。

我问：“他们放心你出来当护工吗？”她说：“我还要交一年养老保险，明年才到领养老金的年头。我得自己挣，能动就不要他们供。”

我说：“也没多少钱，孩子们一人负担一点儿也没多少吧。”

她摇头说：“拿他们的钱不自在！”小邱对我算是很不错了。因为髋关节置换有许多禁忌动作，特别是不能翻身，有好多事要麻烦她。每当我我说“不好意思”时，她就笑眯眯地凑到我眼前说：“干啥不好意思？我就是伺候你的呀是不是？”这话我心里又何止是不好意思啊。

女儿点餐一般是点两个人吃不了的，叫我们一起吃。小邱非常俭省，只有白饭咸菜，挣的钱都存着，准备买第二套住房，还打算找个老头儿共度晚年，有几个对象正在考核中。她的小算盘是，独住的小房子将来出租，加上养老金一个月就有千把块收入了。房子在医院附近，应该能租个好价钱。

我觉得小邱晚年该过得不错。一般人一辈子和护工交集不多，且这交集还出现在人最受罪最难堪之际，一旦难关过去，谁也不留恋这个四下是愁容、呻吟、浊气的病房。选择性记忆将迅速把这段难熬的日子删进被遗忘的角落。

但其实，我们受之于他们的，比韩信落难时受之于漂母那“一饭”，总是只多不少吧。

小康复师

我的护工小邱说我是小李的粉丝。此言不差。

在康复科住院时，每天下午就盼望小李出现在病房门口，那感觉就像从前每天晚上盼望锁定的电视剧开播。如果那天小李休息，换了人，也像是盼着的节目被电视台临时给调了。

小李乐呵呵地进来了。在我的伤腿边坐下，开始放松伤腿的肌肉，像白案师傅揉面——不，还说弹琴，古筝或钢琴。我总觉得他心里哼着一个曲子，是有节奏的。一个乐句弹完，两手会稍稍抬起空中一停，姿势也好像弹琴的。他还会像琴师们一样“弹”出强音——是一些穴位，一按一个准，肌肉立刻有反应，反应过后很轻松。有时训练结束后腿会发热。

然后是各种康复训练：伤侧腿上架，向旁边延展，屈膝移动，收紧肱四头肌等六项。两天以后，我上下床就不用小邱搀了，再三五天甚至就不大痛了。

转康复科时，手术医生跟我说，记着，不要用五花八门的跟他理疗。所以我向医生说明，电击、蜡疗都不做，只用正规的西医康复师。

“你知道吗小李，我就是奔着你们康复师来的。”

小李说：“那就

住院随笔

唐初

对了！其实我们的康复外科水平还很落后，国外比我们厉害得多了。美国在伊拉克打仗，美国大兵块儿大，弄不动，医疗器械就发展很快，用滑轮、滑轮组做康复器械，像个火车床。药物也很先进，康复速度快多了。现在重庆的康复外科连成都也赶不上，成都是汶川地震伤员太多，把他们给练出来了，设备也比重庆好。”

“这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。”我说。

“别地震，不要那个好事。”小邱说。

做康复的时候，只重复那些动作，于是我们就聊天。

我们知道了小李 30 岁，未婚妻是个小会计，买了房子还没结婚。他的父母在荣昌县，将来再买个房子把他们接来。

荣昌之于我，就只有一个话题：“你们家乡有荣昌卤鹅。”

小李笑了，也许他在想“70 岁老太太还这么馋！”

小李面善，额头高，棕色皮肤，像个露天干活的工人，不像别的康复师那么白净斯文。但厚道和善里透着机灵。

别的康复师做和他做就是不一样。别人（包括他同门的小师妹）没他手大，也没他手劲儿大，更没有他那个节奏和“重音”。伤腿本来举不起来，一经他按摩，居然就举起来了。邻床家属看得眼热，也向管床医生要小李给她那个瘫痪妈妈做康复。

治疗时常常过来个老大夫，笑眯眯地在旁边看一会儿。

“这是你们科主任吧，楼下简介窗有他的照片。”

“是。退休返聘的老主任。”

“你将来肯定能成他那样的好大夫。”我不小心替主任选接班人了。

“不容易。”小李说，“他可能耐了。有些有手术指征的病人他都能给推拿过来，不用开刀了。”

“我觉得你能行。你跟别人做康复不一样，你有自己的一套。趁他还在这儿，你偷偷艺，自己好好多看点书——”

“那可不容易。那得凭感觉。”

“你们是怎么评职称的？也得写论文？”

“有论文更好，但是得写出新东西。现在康复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，都是重复的。”

“那么是靠病案了，像你们科主任那样的，或者‘妙手回春’的锦旗什么的？”

小李笑了：“我们评高级还早呢，中级的靠业绩，做了多少康复，当然也要做好。”

“你做的就很好。”

小李只笑着干活。

“小李，你手劲儿这么大，结婚了不打老婆吧？”

“不——会。”

“你打人肯定疼。”

小李笑着点头，把两个手心给我看：“那当然。看我的手。”

嗨！这才是小李的神来之笔——他两个手都是断掌！一手一条粗粗的贯穿横纹！

小邱也惊讶了：“这可开了眼了——还真没见过长两个断掌的人呢！”

“上帝赐给你这么奇特一双手，可不是让你打人的，是让你救人的！怪不得你打不得，你天生就是做康复师的，将来指定是个大康复师！你要努力啊，别辜负了这么好的条件！”

我就要出院了。小李给我制定了回家后的康复计划，又教给我怎么练上下楼梯。出院评估的时候，我的肌力从 18 天前的二级升到四级，还是腿上加用了沙袋测的。

我出院那天他休息。不免有些依依惜别。走时还在走廊墙上的橱窗里看了一眼小李的照片，他说那是四年前刚来这家医院时照的。照得可真不怎么样，头像像个压扁的鸟窝顶在头上，一点看不出天才来。

女儿不禁要替小李设计一张成名后的宣传照：脸上旧照是厚道温和的笑，但不妨照照李小龙的架势挑个 pose，给那对断掌来个特写。



人间烟火